八編類纂

八編類纂卷之一百三

圖書編

地類。

周職方春秋列國圖總叙

禹貢九州想從古有圖籍可考三代封建未之改也觀周禮職方所掌幽冀分屬而梁之名巳不見於九州矣然列國都邑大勢如故及平王以後諸侯率以兵力爭雄區宇分裂非復先王之舊也故蘇子瞻畫爲春秋列國指掌圖以便觀覽凡古今圖國邑汭華異同皆可按圖以覈其詳焉嗟夫凡今之人誰不罪

秦之廢封建爲郡縣也、抑孰知唐虞萬國至周王代商、止存千八百國耳、春秋卷衛齊晉、小大不侔、其所存者、不過數十、匪特篡弑之禍、靡國不然、而强弱吞噬、亦無虚日、秦雖始欲復封建萬國、勢不能已、

幽

鎮醫無閭

澤谿養
川河泲
浸菑時
利魚鹽
民一男三女
畜四擾
穀三種

并

北嶽

鎮恒

澤昭余祁
川虖池嘔夷
浸淶易
利布帛
民二男三女
畜五擾
穀五種

兗

東嶽

鎮岱

澤大野
川河泲
浸盧維
利蒲魚
民二男三女
畜六擾
穀四種

中嶽

嵩

澤圃田

青

鎮沂

澤望諸
川淮泗
浸沂沭
利蒲魚
民二男二女
畜雞狗
穀稻麥

揚

鎮會稽

澤藪具區
川三江
浸五湖
利金錫竹箭
民二男五女
畜鳥獸
穀稻

廣東

福建

冀

霍鎮

澤 楊紆
川 漳
浸 汾潞
利 松柏
民 五男三女
畜 牛羊
穀 黍稷

雍

鎮

澤 弦蒲
川 涇汭
浸 渭洛
利 玉石
民 三男二女
畜 牛馬
穀 黍稷

豫

西嶽

華鎮

川 滎雒
浸 波溠
利 林漆絲枲
民 一男二女
畜 六擾
穀 五種

荊

南嶽

衡鎮

澤 雲夢
川 江漢
浸 潁湛
利 丹銀齒革
民 一男二女
畜 鳥獸
穀 稻

四川

貴州

雲南

廣西

周職方氏九州山澤川浸利民畜穀九州分立、與虞書禹貢異者、蓋禹至于治水、幽并營皆北方廣漠之地、罹水患少、故幽并統于冀、營統于青、而立九州、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兗矣、華陽璆瑛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淮河爲大、禹于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于海、正東之地

不及于虞故有青兗則雖華徐州而東方爲無空者無梁州則西方輿地似于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于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延及江漢正荆州之地武王伐紂而庸蜀羌髳景從是乃梁州以及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于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于職方也方今財賦文獻多出南方雖閩越南粵自古所謂夷狄者今悉與中土無異但西南地俱爲來王之國而時有背叛者宜周公于此不置屬也

語亦奇

夫聖人之教不先天以開人不棄天以從人西南之域闢之有時、是故不能强之、以俟後聖也、乃若北方醫無閭冀州河套内等地、正職方氏所謂穀宜三種、畜宜四擾、而在九服之内、其外則爲九貊六狄、亦皆内屬、而周知其民物之數不自周德衰而爲胡人所竊據秦人不知守在四夷之道、爲長城以限之、遂使肥美之地、與兗豫等者、悉淪沙漠不毛之域、反爲犬羊侵入中國巢穴、自漢以來、欲爲控禦戎狄之策者已爲大事、而不思生聚教訓、以經畧吾之九服乃分内事、是不免于棄天也、

周九州與禹貢異

丘氏曰冀兗青徐楊荊豫梁雍此禹貢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楊兗徐荊此爾雅九州也楊荊豫青兗雍冀幽幷此職方九州也舜肇十有二州分冀爲幽幷青爲營夏復爲九州周九州與禹貢不同者周都雍王畿不可不廣梁多險阻故合雍梁爲一時碣石淪于海徐地狹故青兼之堯舜都冀壤鼎闕今京師山西外包虜境故此分幽幷

遼水

北平
代
析
五臺
晉
幽
冀
齊
青
登萊
無棣
淮陽
鍾
吳
徐
宋
東京
南京
陳
潁
蔡
壽
光
黃
蘄
廬
舒
無為
和
太平
池
宣
歙
廣德
湖
蘇
常
秀
杭
越
婺
衢
處
饒
信
建
福
泉
南劍
漳
邵武
汀
潮
閩越
撫
建昌
南安
臨江
洪
筠
吉
虔
惠
袁
南雄
英
韶
連
端
新
康
封
賀
高
漢陽
江陵
永道
昭
梧
南越
萬安

朔
憲
天德
汾
絳
重耳
慶成
河中
華
西岳
商
容
北號
陝
陸渾
金
房
鄖
均
鄧
襄
漢
錦
大寧
施
黔
叙
南平
瀘
合
渝
巴
閬
蓬
梁山
忠
夔
萬
達
開
果
雲安
遂
普
富
順
榮
戎
嘉
眉
雅
邛
成都
蜀
彭
漢
綿
梓
劍
龍
利
興
三泉
文
成
階
岷
洮
松
茂
岩
當
河
疊
宕
扶
維
永康
黎
雋
南詔
大渡河
柘
泰
靜
芳
序
威
三危
廓
積石山
西都
京都
合黎
青海
瓜
沙
肅
甘
居延
澤水
夏
營
有
監
戎
三受降城
唐安北府
鹽
綏
丹
延
坊
鄜
同
寧
原
鎮
戎
秦
隴
鳳翔
大散
渭
德順
會
蘭
熙
河
黃河
漢
永昌
廣
源
邕
欽
桂
容
柳
象
賓
潯
昌化
朱崖
瓊
白
雷
化
藤
金
沅
五

山東、即春秋之齊魯也、浙江、即春秋之吳越也、福建即春秋之閩越也、山西、即春秋之五臺忻代也、陝西即春秋之秦也、四川、即春秋之蜀也、廣西、即春秋之思柳也、湖廣、即春秋之楚也、江西、即春秋之西康以上也、河南、即春秋之許鄭也、廣東、即春秋之南粵也、知各省之所自、則知春秋五霸十二公經歷處矣、然五霸之所禦者、即今之九邊、而九邊又可以弗究乎、冀州、即燕京左輔也、宣府、即大寧涼亭間、而葛峪柴溝、皆其路也、大同、即古雲中、偏頭寧武鴈門三關附焉、所謂娘娘灘羊圈皆其地也、榆林、即舊治綏德、而

棄米脂魚河皆其地寧夏即朔方賀蘭山花馬池花兒岔皆其要也甘肅即漢之河西紅城子莊浪鎮皆其要也固原即開城與寧夏爲唇齒花馬也邊人謂之大門吾以是益知九邊要害譬大家門尹利在關防設使大門不嚴而守儀門角門不固而守房門可使暴客不入吾院宇及吾房舍乎今宜大國朝大門也遼東延夏甘涼角門也山陝居庸紫荊雁門之類儀門也緩大門而急儀門不可以言計無故而退守不可以言武縱大門失守獨責儀門不可以言法深謀遠慮者可不加之意哉觀春秋伐山戎敗長狄入

州來會黃池而治亂存亡之機兆矣齊魯秦晉之封危矣哉

歷代州郡沿革考

秦罷侯置守分天下為四十郡内史之雍州域北地之雍州域隴西之雍州域上郡之雍州域九原之雍州域三川之荊河域碭郡之豫州域潁川之豫州域南陽之豫州域邯鄲之冀州域上谷之冀州域鉅鹿之冀州域漁陽之冀州域右北平之冀州域遼東之青州域河東之冀州域上黨冀州之域太原之冀州域代郡之冀州域鴈門之冀州域雲中之冀州域東郡兗州之域齊郡之兗州域薛郡之兗州域瑯琊之青州域泗水之徐州域漢中梁州之域巴郡之梁州域蜀郡之梁州域會稽之揚州域閩中之揚州域南郡荊州之域長沙之荊州域黔中之荊州域南海之南越域桂林之南越域象郡南越之域其地西臨洮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

漢開越攘胡土宇彌廣分爲十三州部刺史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亳縣兗治昌邑魯郡徐治郯下邳縣青治臨淄北海郡涼治隴天水郡并治晉陽太原冀治鄗趙郡幽治薊范陽揚治歷陽今縣益治雒永昌荊治壽春武陵縣交治廣信蒼梧其地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

晉初分爲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兗治廩丘濮陽縣豫治項項城冀治房子趙郡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初襄陽後江陵揚初壽陽春後建業涼治武威分：二輔爲雍治京兆分隴山之西爲秦治上邽益治

成都分巴漢爲梁治南鄭(漢中)分雲南爲寧治雲南幽治涿分遼東爲平治昌黎(安東府)交治龍編(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爲廣治番禺

〔唐〕貞觀分爲十道開元分爲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都畿(治東都郡)關内(多以京官遥領)河南(治陳留郡)河東(治河東郡)河北(治魏郡)隴右(治西平郡)山南東(治襄陽郡)山南西(治漢中郡)劍南(治蜀郡)淮南(治廣陵郡)江南東(治吳郡)江南西(治豫章郡)黔中(治黔中郡)嶺南(治南海郡)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東不及西過之

宋分天下為二十四路東京(開封)西京(洛陽)南京(應天)北京(大名)浙江路(臨安)浙東路(紹興)福建路(福州)江南東路(建康)江南西路(隆興)淮南東路(揚州)淮南西路(廬州)湖南路(潭州)湖北路(江陵)成都府路(四川)利州路(漢中)梓州路(潼川)夔州路(寧江)廣南東路(廣州)廣南西路(靜江)京西南路(襄陽)京西北路(穎昌)京東東路(青州)京東西路(兗州)泰鳳路(鳳翔)永興軍路(陝西)河北東路(澶州)河北西路(真定)河東路(大原)如唐之河東河北隴右則多為遼夏據疆土視漢唐則大促矣

古今地名沿革論

嘗考歷代州郡之名、多有異同於古之國號、如書稱

河亶甲居相、即今之相州也。春秋衛侯燬滅邢、即今之邢州也。楚子入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陳、即今之陳州也。齊師滅萊、即今之萊州也。楚子圍鄭、即今鄭州之新鄭縣也。齊侯侵蔡、即今蔡州之上蔡縣也。叅覆其地、不敢沒其名也。然而遷徙不常、考証或疎、至有已非其地、而空存其名者、如春秋吳師入郢、近於今之郢州而非也。（古郢城在今之荊南府界去郢州餘三百里）秦師入滑、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滑國今在西京偃師縣之丁氏鎮去滑州餘四百里）楚人滅舒、近於今之舒州而非也。（古舒國今在廬州之舒城縣去舒州餘三百里）楚人滅黃、近於今之黃州而非也。（古黃國今在鄆州定

城縣去黃州四百五十里楚人伐徐、近於今之徐州、而非也、古徐州今在泗州臨淮縣之徐城鎮去徐城垂五百里傳稱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近於今之瓜州、而非也、古瓜州地在今沙州去瓜州垂三百里有西亳南亳北亳、而皆非今之亳州也、西亳今在偃師南亳在穀熟縣北亳在考城縣有東虢西虢南虢、而皆非今之虢州也、東虢在鄭州滎陽縣西虢在鳳翔府虢縣南虢在南康軍丹陸縣有東楚西楚南楚、而皆非今之楚州也、東楚今蘇州西楚今徐州南楚即今荊州府古之酒泉在河南、而今之酒泉在河西、左傳王與虢公酒泉之邑寔在于河南而西漢而下迄于今有酒泉郡乃匈奴之地寔在河西古之丹陽在荊南、而今之丹陽在江東左傳稱楚子邑于丹陽今存荊南府枝江縣內今丹陽郡乃潤州也古之豫章在江

北、今之豫章在江南、而皆吳楚之境也、古之澶淵在、河南、今之澶淵在河北、而皆宋衞之郊、春秋諸侯會于澶淵實宋古都所謂澶淵聚者即其地正屬今之開州而今之澶淵郡乃河北東路之都督府古之南陽在河北、今之南陽在河南、而皆晉地也、左傳晉于是始啓南陽即今之懷州也而今之南陽郡乃京西南路之鄧州也古之東陽在淮北、今之東陽在浙西、而皆吳地也、漢嘗以彰郡東陽郡行封今浙西在吳亦有東陽

桂林非百粵辨

今之桂林、春秋戰國屬楚、自楚滅越時、越人散處海濱、各爲君長、今桂林在嶺之北、去海二千里、與越不相涉、東越都會稽、閩越都東冶、南越都番禺、駱越都

交趾、蓋百粵之統名在岐海中者是也、秦桂林爲西越地者、以其爲南越之屬、後趙佗所擊併蒼梧定不與焉、即非秦之桂林可知矣、五代時、劉晟盡有嶺南西地者二十年、時亦僭稱南漢、地非越王也、終始無越之名、何得以百粵名之、楚越雖皆有南蠻之號、而其種類自別、今越西蠻與武陵九疑同者、同一疆界故也

三河三秦三齊三楚三梁三蔡三苗之辨

三河唐堯都河東殷都河內周都河南故稱三河三秦項羽三分關中地封章邯雍王司馬欣塞王董翳

翟王故稱三秦三齊謂齊及齊北膠東也三楚淮北沛陳汝南二郡此西楚也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此南楚也或曰楚文王都郢楚昭王都鄀楚考烈王都壽春故曰三楚三吳國經云漢分會稽爲吳與吳與丹陽爲三吳（通典同）水經以吳興吳郡會稽爲三吳指掌圖以蘇常湖爲三吳其說不同九倘稱云春秋之吳都蘇常之間漢封之吳都會稽（即蘇常嘉杭非紹興之會稽也）三國之吳初爲會稽太守封吳侯即蘇松常鎮杭嘉湖之地備記之三梁謂南梁大梁少梁三蔡謂新蔡上蔡下蔡三苗在

堯時爲夷地在今日則爲中國乃湖廣江郡撫之州故今三州人尚有苗姓

都邑總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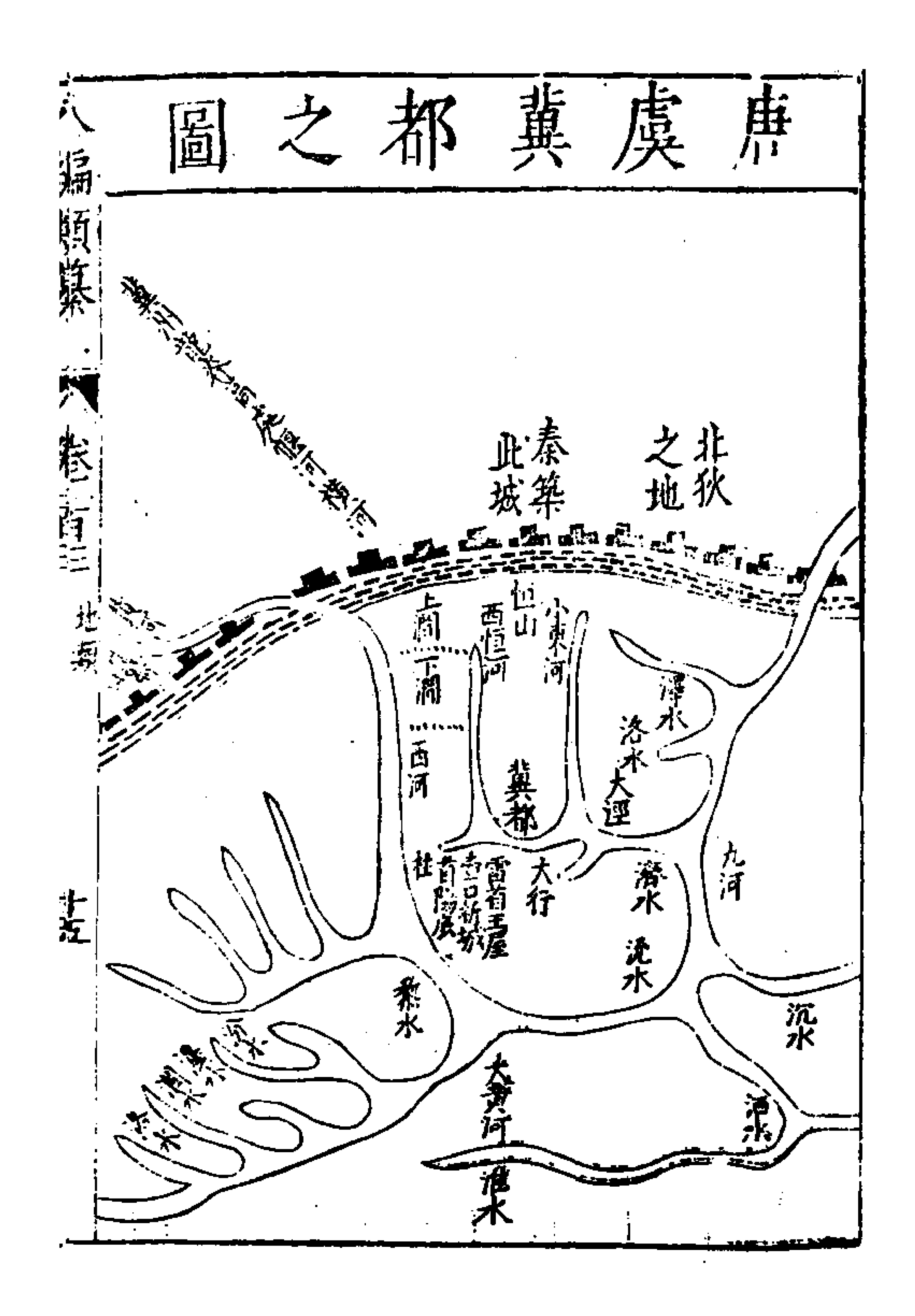
天地所以設險之大者莫如大河其次莫如大江故中原依大河以爲固吳越依大江以爲固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江之南自開闢以來皆河南建都雖黄帝之都堯舜禹之都於今皆爲河北昔皆爲河南大河故道自碣石入海碣石今平州也所以幽薊之邪冀都之地皆河南地周定王五年以後河道堙塞漸移南流至漢元光三年徙從頓州入

渤海今濱滄間是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與洛陽或逾河而居鄴者非長久計也漢晉以來江南之都惟有建業或據上流而居江陵武昌者亦非長久計也是故定都之君與議都之臣惟以此三都為最此三都者皆以江河之險阻為可恃也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少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嶓冢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揚州而盡江南諸山則又自岷山分一支以盡乎兩浙閩廣

輿地都會總考

臨川吳氏曰天下之山脈起於崑崙山脈之所起即

水源之所發也水之發自崑崙者其源爲最遠惟中國之河爲然漢之發源於嶓冢江之發源於岷山以西視他水亦可謂遠而非極於山脉初起之處則不得與河源並也故天下有源之水河爲第一 共二



唐虞冀都之圖
八編類纂
卷二百三
地輿
北狄之地
秦築此城
恒山
西恒河
小東河
上澗
下澗
西河
冀都
漳水
洛水
大陸
大行
濟水
九河
沅水
泗水
大黃河
淮水

冀州龍脊堰黃河不得直趨入海橫之中國遠遶冀州西南東盡河以龍堰而曲流龍以河遶而截住夾身則左右小東河右有西恒水南有小南河攔截於內而大河經之龍將焉往

魏莊渠曰大地之脉成祖崑崙而南北二絡最大大河出崑崙東北墟屈而東南至積石始入中國此天下大界水也北絡發於崑崙之陰折而東南行其背爲北狄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東夷北狄廣漠萬里龍氣粗頑其性殺伐陰山橫亙千里固所以限華夷也控御北陲要害在此東夷氣散而知慕禮義世

爲不侵不叛之臣正面向中國者其中結爲冀都其左結爲燕京冀都則恒山發祖龍脈若從天降下爲平陽而大河三面環遶以絕龍氣天文北極不動而衆星拱焉冀都正北南面以臨天下上應薇垣此第一都會也堯舜禹由是興焉而後世德薄弗能都矣其他表裏山河而四旁多阻朝貢轉輸弗便後世人主垂裳無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儉嗇無欲能如古之人乎吾恐不能矣夏后氏以後廢而莫都冀北邊狄堯舜盛德遠覆北鄙皆爲要荒後世詎能及也北絡極於幽燕而大河至此入海與鴨綠會東

夷爲其下小沙。此山水一大交會也。其北崇岡于疊、而其前平夷千有餘里、泰山聳于南、誠國家萬年之基也、但河徙而南、氣不交、固今其勢且北以害於漕河。則障之使南、況國家北都燕而遠漕江南粟、民力易罷、地則有遺利矣、以漕河故多逆水性、大河淮濟皆拂經、是于天時人事無乃有未盡乎、

周營洛邑之圖

洛陽
今河朔
汾水
澗
上洛
象山
終南山
洛邑
西京
太華山
河
泉
洛陽爲居頑民之所

周洛邑乃飛龍格勢手脚本自分明迎送却從外假合也凡大地皆取諸外而不取諸身所謂本身脚手一屈曲縈廻輒五六十里或七八十里故人不見其爲脚手也況遠外迎送其得見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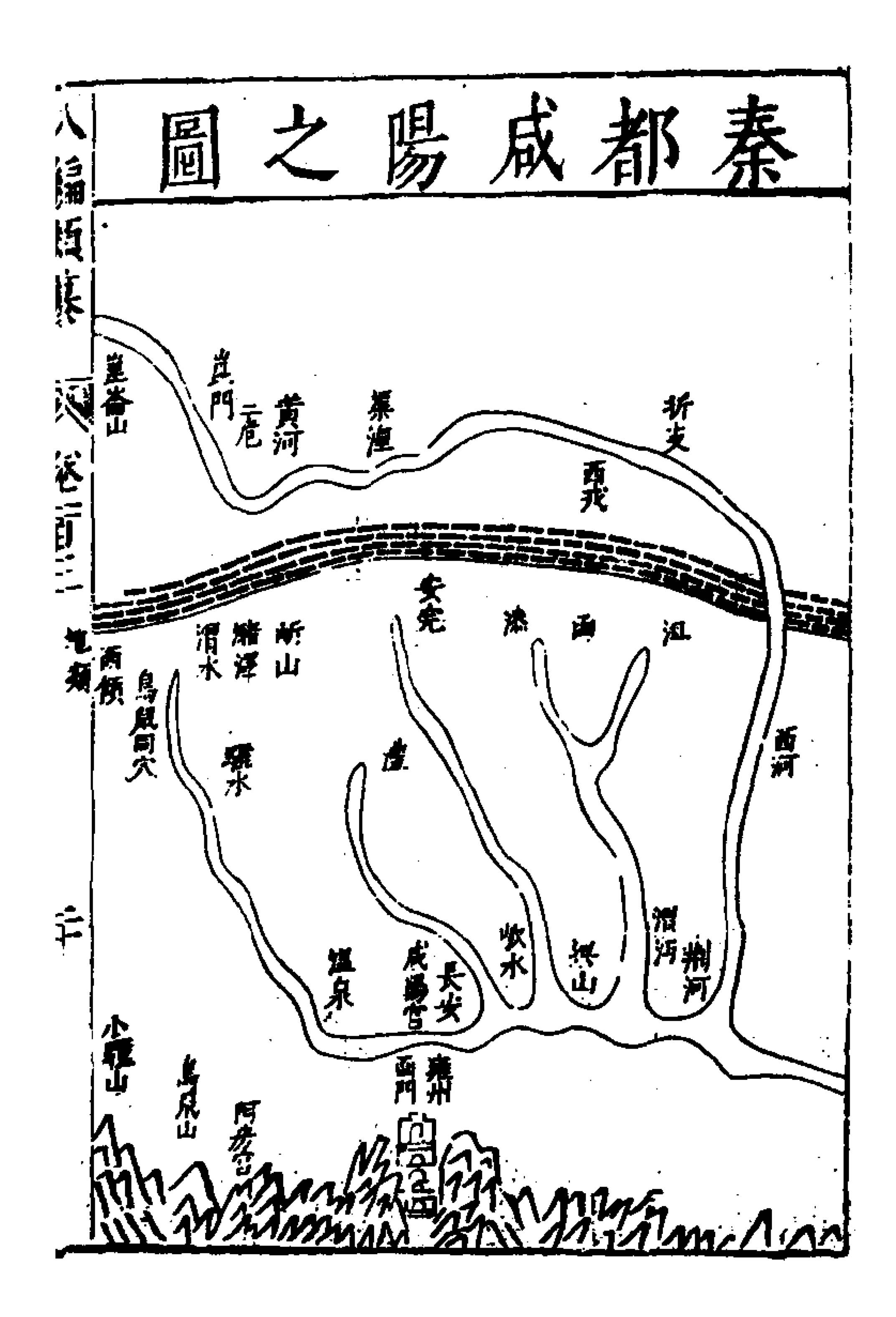
發揮曰凡大地必有關攔其規模愈大則堂局愈闊堂局愈闊則關攔愈遠故冀州關攔乃在碣石長安關攔乃在荆山洛邑關攔乃在太華盖如荆山太華等山動占據百千里而手脚支派皆有風水大地非孤然一山之比碣石亦有石山緜亘在海其深無底人不能見所可見者山上之石如婆娑之樹耳滄海

揚塵陵谷變遷寧有此理此蓋以夷狄之逼風水之變河溢之患而不可都洛以封建之能獨守之難而不可都惟長安天險實爲金城之固天運周流何能復覩漢官威儀也

魏莊渠曰南絡發於崑崙之東委蛇南行其背爲西戎其面爲中國而其餘氣爲南蠻蔥嶺自起爲祖南起雪山其東爲江源地脈因界爲二江以南仍爲南絡其北別爲中絡與大河分爲兩界中絡岷山爲祖自蜀入隴結干初龍則爲長安四塞以爲固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結干中龍則爲洛陽風雨之所會陰

陽之所和天地之中也南絡傳大江放於海北絡傳大河放於海惟中絡止於嵩高其前平夷凡幾千里而泰山特起東方張左右翼爲障以天下大勢言之長安龍首穴也洛陽龍心穴也茲其大龍之腹乎古之神聖多起于東土宋都大梁亦在龍腹而國勢弱者汴垣無備其勢必重兵民力坐而困矣余嘗至洛陽相其形勢熊耳祖龍發自終南遠則太行爲後托進則嵩高爲左障然終南自爲長安前朝太行亦爲平陽左障嵩高雖廻障洛陽而大情自欲東出與萬里平原作祖然後默識天道之公大地相爲勾連其

脈結非一處、王氣發久而歇、又轉而之他、帝王有德而興、無德而亡、世不一姓、宇宙所以無窮也、


秦都咸陽之圖
崑崙山
龍門
黃河
析支
西戎
西河
渭水
鳥鼠同穴
西傾
溫泉
咸陽宮
長安
岐山
荊河
雍州
小華山
鳥鼠山
阿房宮

秦都咸陽，非長安之正，以宮屬渭跨渭爲飛橋，複道以象天闕道而屬阿房，如驪山温泉，又長安之支龍也，長安之下，則有岐梁荆諸山爲托，灃涇漆沮河水界限爲衍，以高臨卑，百二之固，沃壤千里，可以積儲，此秦所以能併吞六國，至今爲天府也，

洛邑居天下之中，爲大龍之腹，四望平衷，近則熊耳居其右，取諸遠，則上洛在其西，太華在其東，終南停物在其北，內方則在河南，周公所服制天下之中耳，猶腹爲人身都會之所也，以水而言，則洛水自西而經其前，瀍澗界其東，汾水黎水遶其後，伊水陳其西，

而如平洋無蔽有德者易以興無德者易以亾如以風水言之則瀍澗伊洛界限分明其進送護衛不取諸身而取諸外耳但今之洛陽非周之洛邑亦非周居頑民之洛陽居頑民在洛水之陽伊水之地東都洛陽在河南又隔伊水周洛邑非合風水法度後人不敢居者周家封建諸侯東西南北皆我守衛侯國滅而後能及於周故以秦之强又以無道行之不滅六國周不可併也後世罷封建而制郡縣所守皆須自備故力有不及則難於守若立國於河南有諸水在後而地方之備差完然終不如長安可恃今之西

京即周公所卜澗水東瀍水西而墨食者亦可立京畿之地蓋下有太華一臂力量甚重洛邑則又孫得西京一臂也然無太華亦非京邑之地玉髓經

京畿之地在虞氏為幽州域在禹貢為冀州域黃帝都幽州之涿鹿堯舜都冀州之蒲坂我成祖遷都於燕京蓋復黃帝堯舜之故都於千八百年之後左環滄海右擁大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形勝甲于天下

唐虞之都以河溢為患周洛邑以備守之難大梁平夷無險臨安僻處一隅金陵形勝雖優而垣氣多泄兩淮龍氣大盡而地勢卑下東魯中幹最尊而已鍾

孔聖且今河水穿龍皆非建都之宜他如武昌成都等處則又不足論矣故惟我京師爲上而關中次之東漢所都之洛又次之總論帝都

王氏鏊曰自古中原無事則居河之南中原多事則居河之北自然之勢也成周以來河南之都惟長安洛陽江南之都惟建康其次則有襄鄧其二

論北龍帝都垣局

北龍有燕山即今京師也以燕然山脉盡於此故曰燕山古冀州地舜分冀東北爲幽州故又謂之幽都

按丘文莊公大學衍義補云虞夏之時天下分爲九

州。冀州在中國之北，其地最廣，舜分冀爲幽幷營，故幽與幷營，皆冀境也。楊公云，燕山最高象天市，蓋北幹之正結，其龍發崑崙之中脈，以華夷共視爲中脈，葢鴨綠江外有大幹爲護。綿亘數千里，至于闢歷瀚海之玄屈曲，出夷入貊，又萬餘里，始至燕然山，以入中國爲燕雲，北京爲山前，日燕，大同爲山後，日雲。復東行數百里，起天壽山，乃落平洋，方廣千餘里，遼東遼西兩枝關截，黃河前遶，鴨綠後纏，而陰恒太行諸山，與海中諸島相應，近則灤河、潮河、桑河、易河、幷諸無名小大夾身數源，界限分明，以地理之法論之，其龍勢之長，垣局之美，幹龍大盡，山水大

會、帶黃河、泉天壽、鴨綠纏其後、碣石鑰其門、最合風水法度、執朱子所謂風水之說觀之、謂無風以散之、有水以界之也、冀州之中、三面距河處、是爲平陽蒲坂、乃堯舜建都之地、其所分東北之境、是爲幽州、太行、自西來演迤而北、綿亘魏晉燕趙之境、東而極于醫無閭、重岡疊阜、鸞鳳峙而蛟龍走、所以護擁而圍繞之者、不知幾千萬里也、形勢全風氣密、其東一帶、則汪洋大海、稍北乃古碣石淪入海處、稍南、則九河旣道所歸宿之地、浴日月而浸乾坤、若以形勝論之、則幽燕自昔稱雄、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南襟河濟、北

桃居庸楊文敏謂西接太行東臨碣石鉅野亘其南居庸控其北勢拔地以峥嶸氣摩空而崩岁又云燕薊內跨中原外控朔漠真天下都會桂文襄公謂形勝甲天下依山帶海有金湯之固蓋真定以北至於永平關口不下百十而居庸紫荆山海（俱關隘）喜峰古北黃花鎮（俱口子）險阨尤著會通漕運便利天津又通海運誠萬世帝王之都自昔之都燕者始於召公諸侯也金元乃夷狄雜氣皆不足以當其大惟我皇明得國之正同乎堯舜拓地之廣過於漢唐真萬世不拔之洪基而議者乃謂地太近胡距塞不二百里無

藩籬之固而天子自爲之守然不知今之四夷北虜爲急倏忽來去邊備須嚴若畿甸去遠而委守將臣則非居重馭輕之道故我成祖文皇帝睿意建都於此良謨遠猷豈凡愚之所能及哉

論中龍帝都垣局

關陝之地形勝全龍局美王氣攸萃而文武周公剏聖篤生自文王都岐徙豐武王遷鎬京成王實都于鎬以據天下形勢當西周全盛時特往來朝諸侯于洛邑至平王避犬戎始遷都洛陽號曰東周則周日微弱而雍州王氣惟秦得之蓋秦先世有非子者善

育馬為周孝王主馬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秦歷三世至秦仲始大歷莊襄犬戎殺周王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西周畿內八百里之地秦即其地日以強盛兼併天下然無功德肆暴虐不足以當其王氣之大漢興以婁敬張良之議遂因其故都都之傳十二帝歷二百一十四年其後唐又都之傳一十八帝歷二百六十九年宋人亦嘗議欲都此而以橫山未入版圖故都大梁以經營橫山蓋橫山當宋時諸戎所依為戎夏必爭之地不得則不可都故爾丘文莊公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所謂金城

千里天府之國得天下之百二者也周人初起於邠繼都豐鎬天下形勢之地蓋莫有過焉者也至平王東遷而棄其地與秦秦地始大戰國之世山東之國六而秦居其一六者爲縱而獨爲衡焉卒能以少制衆併而有之非獨人力蓋亦地勢也自高帝用婁敬言西都關中後世言形勝者必歸焉唐起晉陽亦居於斯自宋人都汴之後王氣消歇者五六百年於今矣詳究文莊茲論各有所見而議者乃謂漕運不便然不知周與漢唐各數百年而儲積豈無其道且禹貢著雍州厥田惟上上史稱沃壤千里可以儲賑而

秦號富疆、顧所處之何如耳、

論南龍帝都垣局

南龍爲金陵、即今之南畿、我太祖高皇帝建都之地也、戰國楚威王時、以其地有王氣、埋金以鎮之、故稱金陵、漢改曰秣陵、吳曰建業、晉曰建康、蘇伯衡謂劉廸簡云、金陵地脉、自東南遡長江而西、數百里而止、其止也、蜒蜿磅礴、既翕復張、中脊而下、降爲平衍、所謂土中於是乎在、西爲鷄籠覆舟諸山、又西爲石頭城、而鍾山峙其東、大江廻抱、秦淮玄武瀦左右映帶、兩淮諸山、合沓內向、若委玉帛而朝焉、諸葛孔明謂

鍾山龍蟠，石城虎踞，眞帝王之都。昔始皇見金陵有王氣，東遊以壓之。其後三國吳都之，傳四世；東晉又都之，傳十一世，歷百餘年；南朝宋、齊、梁、陳、南唐皆都之，而年代不永，蓋以其雖合垣局，而垣氣多泄故爾。楊筠松云：長江環外有三結，垣前水中列垣，中巳是帝王都，只是垣城氣多泄是也。若以形勝論之，則江限南北，古今恃爲天險。劉誠意伯謂襟帶長江，勢甚險固。持文襄公謂金陵江北則有徐、潁二州，地跨中原，爪連數省；江南則有安慶，當長江委流，西控全楚，爲江表門戶。南龍之次有臨安，今浙江杭州府。其龍脉自天

目山分入錢塘、而海門有龍赭二山在其中、郭景純記云、天目山前兩乳長、龍飛鳳舞到錢塘、海門更點巽峰起、五百年間出帝王、經云海門環合似天市、天目天池生侍衛、萬里飛來垣外抱、海外諸峰補垣氣、廖氏云大江以南天目峙海門似天市故臨安亦天市垣耳、傅公伯通謂其地只可駐蹕、不宜建都、不過偏安之地、且主奸相弄權、武臣多咎、後宋竟未能恢復而奸相如秦檜賈似道諸人輩出、皆操弄國柄、武臣多不善其終、果符傅公之言、

終

八編類纂卷之二百四

圖書編

地類

輿地總論

唐一行以天下山河之象在乎兩界北界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前抵柱王屋大行北抵當山之古乃東循塞垣至穢貊朝鮮是謂北紀以限夷狄南界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上洛南逾江漢攜武當荆山于衡陽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

紀以限蠻夷故星傳謂北界爲胡門南界爲越門此以天象分南北言也或又即中華之山川大勢分爲三條者如長江與南海夾南條大幹盡於東南海黃河與大江夾中條大幹盡東海黃河與鴨綠江夾北條大幹盡於遼東吳草廬所謂崑崙爲西極之祖分派三幹以入中國此又以地脉言也禹都冀州王畿四面各五千里今京師即其地而宣薊大同去北虜何其近歟大寧河套之失此可知矣揚州自淮南以及江浙地本廣矣而又加之以閩廣荆梁之廣本由湖之巨浸山之重複矣而又益之以雲貴此則不可

槩以九州限之也然則統觀宇內西北文物之盛遠不逮古而東南過之固由天運使然而冀雍青徐兖豫之土田今猶古也一望千里萑葦極目亦可委之於天運乎揚州田本下下賦下上今歳運居天下之半而民力殫矣况古之王畿百里賦納總三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則是粟米之賦取諸五百里而足也今京師天下之本財賦斯民之命而盡仰給于東南得無大異于古歟

皇明輿圖四極

士夫嘗言我朝疆域過于宋敵于唐不及于漢蓋以

朔方大寧交趾及開平興和玄菟樂浪燉煌不足故也夫先王盛時土地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如洛陽為王城皐蠻氏陸渾氏寄遍乎其境其東之萊牟介莒皆夷地淮南為舒郡秦爲西戎河北眞定中山之境乃鮮虞肥鼓國河東之域而有赤狄甲氏此外荆楚吳越閩蜀又皆在荒服之外是時中國所有者宋晉齊魯衛鄭通不過今數十郡地耳周之盛時猶然則夏商以前可知已故應鏞言自秦而上西北衰而東南蹙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蓋各有不盡之地不勞中國以事外也今

日地勢東南已極于海至矣盡矣惟西與北尚未底於海耳然視之前代奄甸已弘彼大荒絶漠之險地氣既惡人性復獷非復人居之處其有與無固不足爲重輕也

古今方輿總論

古西北袤而後縮戎虜侵蝕漸逼也古東南蹙而後展蠻夷服屬漸衆也至云三五之宅甚邇後乃寖廣博綜其實不然記牒稱神農地過日月之表禹使章亥步四極里各數億什即詡言未可盡詰自日南徼外堯時羲叔所宅也滇番黑水玄禹所導也庸髳百

濮武王歌舞之師也濊貊句驪箕子田吞之國也蓋古以文教漸遠不盡若後世隸爲冠帶之室必謂古之地陋臻秦漢乃大非通論要之君德休明即殊域絕黨不異宇下否則赤縣神鄉判若外域自遼陽之舊委于虜則擅幙蟠三岔河之中而東西肘腋不應矣全寧捐于𤍠夷則朝𦼮兩口外犬羊聚居而神京肩臂寒矣開平興和遷大邊保堡棄而上谷雲中患剝膚矣東勝內徙則于八百堠罷戍而虜家河曲關輔腹心結轄矣哈密沒于土番則西域朝貢之吭咽鐘而河西孤懸斗絕股指幾于倏盭矣其在東南者

則交南設藩置吏一旦以畀夷而揚戈三下之勞盡捐矣

統論長安洛陽汴梁三都形勝

有其利必有其害膏腴惰農險阻逸德知禦侮於海隅而忽艱隅於京輦者長安之不利也故五侯九伯不能亂周而犬戎實亂之山東戰國不能亡秦而趙高實亡之藩狄不能犯函谷而王莽實篡漢燕晉不能賺苻秦而姚萇實代堅以至輔民謀而新莽燼湮師繞而德宗逃豈非長安忘警戒之道也敵受八面而險不數捨一方矯虔九重震動此洛邑之不利也

在董卓奮而東漢亡、爾朱驕而北朝亂、倫師犯闕如
履門閾、以至典午失馭、藩侯弄兵、往來如織、王城不
啻傳舍、豈非洛陽失戰守之備也歟、宴安起於無虞、
弊蠹生於悠久、故載武載櫜、而甲械朽鈍、以安以處、
而士卒獰懲、兵多難用、將逸難使、可以隆安強之盛、
而不足禦一旦之變、此則汴都之不利也、故石晉之
亡、兵叛於外也、宋朝靖康之變、（亦不然）太平之久也、長安之
制、以陝西爲畿輔、而屏蔽實在隴右、宋朝失於西夏、
洛陽之制、以關東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東、大梁之
制、以河南爲畿輔、而屏蔽實在河北、故出古以來、洛

京之禍常起於并汾汴都之變常起於燕趙長安之難雖不常所自而河隴之寇尤爲頻駭良由失其外屏也是以河湟未歸則長安未易都雲朔未賓則洛陽未易卜燕薊未服大梁未易宅

統論南北强弱

是以荆楚削弱王翦渡江高齊荒蕩周師入鄴是善用關西者能以併南國也赫連屈强魏武克朔方孫晧淫虐王濬入金陵是善用河北者皆能以併西南也章邯輕敵項王渡河姚泓玩寇宋武入關是善用江南者皆能以併西北也魏太祖宋高祖周武帝皆

一代英雄故魏起河北周本關西宋與江南皆能奮自孤微赫然成伯業此則三方之地利皆可以興也商受暴虐黃河無固胡亥愚蒙秦關洞開叔寶荒淫長江失險此則三方之地利皆不足恃也項王殘鷙石季驍雄皆轉戰無前而斯民重困故項與東南石奮西北其亡一也蕭衍符堅皆一時令主乘時奮功然有雄志而無權材一則强霸於南夏一則制勝於北朝其敗一也夫以孫皓淫虐叔寶荒淫固同符於桀紂矣使奄有萬國覆亡不暇何待於東南哉嘗考曹公用兵常以堅守挫强敵及征孫權驟來亟戰遂

大敗於赤壁此則西北之兵便於持久而不利於速戰項王持孤軍轉戰無前及遇漢祖堅守相持卒敗於垓下此東南之兵利於亟戰而不利於持久也深淵高固戰不獲騁而諸葛恪之師敗矣江漢之士出入如飛而李密之衆驟矣是以周亞夫堅壁以挫吳楚謝幼度亟戰而敗苻堅則以各能用其便利故耳故張良賈克鄭袁之徒皆有南兵剽銳之言而北制勝以守成不戰之功者蓋畏其鋒而莫敢爭也自古惟聞北人之畏南未聞南人之憚北也

論南北古今盛衰

夫以宋朝元豐間，去西漢之季，纔千一百年耳，而昔之民戶縣邑，當天下之七，今乃僅能當十之三，何古今之殊絕也，蓋自秦漢以前，天下蕃庶，舉在中原，而江淮閩浙川廣之間，荒涼為甚，漢魏而下，三河浸以荒涼，而中原蕃庶，反移於江淮閩浙川廣之間，暨于宋朝，虛實推遷，不啻十倍，如今瑯琊一郡五十二縣，而宋朝存者，止三縣而已，諸城安丘二縣屬宋朝密州宋朝海州東海縣即漢贛榆縣也漢會稽治縣一縣也，宋朝乃為福建一路，凡四十五縣，漢潁川一郡，餘四十三萬戶，宋朝為許潁二州，民戶纔十萬而已，而漢豫章一郡，纔六萬戶，宋

郡乃爲江東西有十三州軍、江西惟興國軍餘皆豫章郡地江東饒信二州及南康軍亦是豫章郡地也增至一百七十萬戶、夫瑯琊潁川皆中原地也、畧以此數郡觀之、盛衰相反如此、然則中原安得不益輕、而偏方安得不益重、故今之中原、非古之中原。今日之中原、已與古偏方無異、而古之中原乃在今東南偏方之域矣

論川陝大勢

粤自蜀江東下、黃河南注、而天下大勢、分爲南北、故河北江南、皆天下制勝之地、而挈南北之輕重者、又在川陝而已、夫江南所恃以爲固者、長江也、而四川

之地據長江上游而下臨吳楚其勢足以奪長江之險河北所恃以爲固者黃河也而陝西之地據黃河上游而下臨趙代其勢足以奪黃河之險是川陝二地常制南北之命而況江南之地以淮漢爲喉襟以荆襄爲肘腋而巴蜀之地乃控勒湘漢鴻溝千里無再舍不接畛設令北人獲有巴蜀則南國以湘漢之郊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江浙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冀馬秦鋒馳於吳會之交矣河北之地以汴洛爲喉衿以并汾爲肘腋而秦中之地乃與汾洛踵接百城逶迤烽火相望也借令南人獲

有秦中則汾洛之間皆爲戰守之地而耕桑之民止於河潼之間萬有偏師不陣一城告奔則越戰吳兵騁於趙代之郊矣春秋三國東晉南朝之際南兵屢得志於中原矣然而終不能成功者以其不知先取關中故也唯宋武常克長安旋即失之故亦不能濟河海得河南而未得關中則沿河抵關縱橫數十城皆爲戰守之地而所向遇敵其勢逆矣故自河北而渡河南則易自河南而渡河北則難自關中而出河南則易自河南而入關中則難借使南人兼有關中而善用之則河南數千里之地縱在敵人徒爲戰場

無險可恃。一戰而勝。則汴洛百城可傳檄而下矣。故知得關中。則取河南易於反掌。不得關中。雖有河南不能守也。而東晉南朝交爭、三百年間、君臣將士、日夜圖囘、雖銳意收復中原、而不知陝西之利。故轉戰河南以徼河朔之功、而勝負叛服、如代碁變、終無益也。然則自古南北交爭、而南人終不能併者、豈惟力之不逆、固亦謀之不臧也、夫然後知南人之守在巴蜀。而戰在陝西。北人之守在陝西。而戰在巴蜀。彼河南江北之間、特舟車往來之地耳、非成功制勝之所也

論東南古今盛衰

季札歷聘諸華而先王禮樂達于海隅陳良北學中國而周孔之道徧于南服若敖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而荊楚以闢句踐種蠡焦勞辛苦牧養其民而揚越以底子胥之治吳楚實倉廩峙兵庫創城郭設守備而浙江之間浸有疆理矣蔿敖之相楚商農士賈各肄其業德刑政事不易其常而湘漢之間滋然繁甚矣加之兩漢而下循吏接踵馬援脩駱越之律張霸與吳會之學王景導淮西以牛耕韋宙敎江西以陶瓦許荊以人倫之敎新桂嶺之治任延錫以諸

華之風移嶺表之俗而東南之邦浸爲禮義矣自開闢以來東南財用之饒見諸載史者莫盛于唐而宋猶且加增數倍唐時歲運東南粟以實關中不贏二百萬石而宋朝漕運大增歲至六百餘萬石唐朝出銅鐵銀錫之冶凡六州而五在江浙宣潤饒衢信州歲鑄錢多止十數萬緡而宋朝鼓鑄大增歲至百餘萬緡唐朝塩利初不過四十萬緡至劉晏幹盡其利常增至六百萬緡鹽不常有而宋朝鹽利大增多至歲二千萬緡而海鹽之利居多茶利與自唐季正元中始定之額得四十萬緡自後代有增加終唐世不過倍正

元之額而宋茶利大增歲至二百二十五緡而皆在東南此皆熙豐以前國家常賦之歲額也其後益有加增至于今則又不然矣閩中之地自陳隋以前亦寥寥數千載未嘗有顯者出及李唐中葉而後常衮唱其教歐陽詹爲之帥於是庠序浸興更五代至於宋朝而英才輩出由是觀之則并州之利始於唐太宗而閩中之利始於常衮又安知東南之利不始於宋朝哉

統論南北形勝

觀秦漢以前天運旺於北方故天下之美舉萃於西

北其冠冕之盛、風化之美、穀粟之豐、機巧之利、財用之饒、戶口之登、舉在淮海以北、纔越淮漢以南、頓然陵替、故帝王之興廢在西而謂之中國、淮漢以南、盡爲蠻夷之域、是以舜分天下爲十二州、淮漢以北居其九、兖豫青徐雍冀幽幷營 淮漢以南止居其三、荆楊益 周公分天下爲九州、淮漢以北居其七、兖豫青雍幷幽冀 淮漢以南居其二、荆楊 漢武分天下爲十三郡、淮海以北居其九、兖豫青徐梁冀幽幷司隷 淮漢以南止居其四、荆楊益交 元始中、總天下千有二百餘萬戶、淮漢以南止當二百萬戶、是秦漢以前、萬里南邦、僅能當天下四分之一而已、加之

三國而下、繼以東晉南朝、紛爭數百年間、斯民重困、故晉武平吳、藉其民戶才盈五十萬、隋文平陳、其藉亦不過晉武之初

論青齊

春秋戰國之時、齊據東海、雄置中夏、赫然爲五百年之強國、逮于秦漢之際、形勢益張、與陝右相衡天下制勝之地、舉在兩隅、如河北江南、皆不足進焉、故韓信下趙、挈以與張耳而弗顧、旣襲有全齊、遽啓假王之請、漢爲策命、而蒯通遂知楚漢輕重舉在於信、垓下克集、西楚遂亡、則其地利斷可知也、是故田肯有

東西秦之稱爰自新莽之亂山東盜起而青徐首難暨光武中興削平中土而齊實爲戰故地土丘墟戶口凋耗建武之初縣邑并省幾半涵養二百年而民戶不踰百萬重以黃金之亂海岱騷然數載殺傷困重而歸降曹公者猶百三十餘萬人籍其勇銳者爲兵餘皆漂流失所自是齊地空矣魏晉之際休息六十年而民戶才盈十萬舉全齊之民僅能當戰國臨淄一城之衆既而又遭五胡之亂王彌騁亂殺戮如刈瀕海重困雖有州郡之名幾爲空地自是而後東國汨焉不振勢亦宜也

論韓魏

夫以二百年韓魏之君豈皆賢哉咸能不失疆土則以生於憂患故耳下至李唐之亂梁王朱溫亦割據河南潛窺唐室天下環起而攻之腹背首尾舉爲敵國而溫轉戰萬里出入十年亦能刼據中原以傾唐祚然後知無山河之恃者所以固疆場之防無守禦之志者所以啓開拓之心天下之勢固有不安之安不固之固存焉

論淮蔡

河南之地天下之中其生民禀中和性安舒遲豫而

不能爲亂故古名其州爲豫自秦漢以還天下有變常爲兵衝而其民不攻戰鬬王師甫至則簞食交迎雖有奸雄不能割據爰自李唐中葉而後兩河殺亂李忠臣節度淮西統其下暴掠以啓衆心而蔡人始樂爲不軌忠臣既敗李希烈承之益逞由是申蔡之人徒亂如歸吳少誠繼世遂以跋扈淮西之民習久爲常但知爲賊之利不復知有逆順之理及王師壓境則城自爲守人自爲戰父子相視死不爲悔故唐朝環天下兵以事三州歷三世五將五十餘年僅乃克之顧其人如此

論汴梁

秦漢以還訖于南北朝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四面搏擊莽爲戰場王伯之興未有都于汴者蓋憚其四通五達而無險可恃也爰自隋煬帝大開汴河直達淮泗而大梁實坐要會扼南北水陸之衝形勢百倍既爲李唐中僨奄山東百州大梁屹爲重鎮逮黃巢逆亂中原紛擾梁高祖僭竊唐室遂據汴地以爲根本既而征伐四克卒拓中原自後常爲帝居迨於宋朝勃興卜都仍舊開寶九年三月駕幸西京有事于南郊遂有留都之意議者謂東京汴渠引漕東南宿衛

百萬實所仰給帑藏軍兵皆在樞握本不可提即日下詔東還嗚呼古先哲王所以更都三河之間者蓋務求水陸便利之鄉所以便國用而紓民力也

論睢陽保障江淮

睢陽之城自春秋有之歷秦漢魏晉暨於南北朝其間中原變故多矣初未聞其爲要害之地及安祿反陷沒兩京威焰赫然而張巡許遠持孤旅扼危城困十萬之衆於一堺之下俾江淮克全中興實頼以濟則所謂要害者果在於睢陽乎抑亦有頼於巡遠也如盱眙王壁鍾離兗丘諸矦自秦漢以遠皆蔑然無

閩、及魏太武南渡、長驅江淮、江北塵潰、南朝大振、而臧質乃固守盱眙、宋朝泗州西魏之初、齊神武掃國西下、氣吞關陝、而韋孝寬乃固守玉壁、故城在宋朝絳州稷山縣西蕭梁之初、元英提山東數十萬衆、乘勝而南、江淮震駭而動義之、乃以三千兵固守鍾離、宋朝濠州李唐之季、黃巢訌亂、剽掔萬里、宇内瓦裂、而趙犨乃固守宛丘、宋朝陳州則四城之要害、為何如、以至隗囂保冀、李憲阻舒吳守須濡塢、魏爭滑臺城、吳大義竊咸陽、王成德僭眞定、或攻之連年而不下、或討之再世而不賓、或環天下兵、束之而無功、或數十百年、爭之而不已、自當

時覩之宜若險夷難固之甚而前此未有聞也

論河朔

方安史首亂兩京淪沒宇內大振唐祚不絕僅若綴旒而肅宗匹馬北方提孤軍橫博強敵不數年間遂清大憝者蓋民心未變因而取之易以成功故也及代宗瓜分河朔付諸叛將涵養二十年間群起而肆逆則雖窮天下兵累世事之終不能克蓋民心已變則難以成功故耳切觀正元之初朱滔詔燕人以叛號于衆者三皆不應遂撫之以前旣乃大操而還滔誅戮數百人然後定則知河朔之人本無負唐之心

不幸、因循以至此耳、且以德宗之初去天寶之亂變三十年矣、而河朔之民猶未始忘唐者、豈不以太平之老猶在、而斯民猶有所賴故邪、逮四十五年之後耆舊既沒、少壯生長離散、不復知有太平涵養之恩於是狼心始逞、而不可誰何矣、

統論河西

杜氏通典、言唐之土宇南北如漢之盛時、東不及而西則過之、唐史取其說以序地理志、此盖開元天寶時事也、然愚嘗攷之、河西在漢、本匈奴休屠所居、武帝始取其地、置郡縣、自東漢以來、民物富庶、與中州

不殊、竇融張軌乘時多難、保有其地、融值光武中興
亟歸版圖、而軌遂割據累世、其後又有呂光禿髮沮
渠之徒、迭據其土、少者稱王、大者僭號、蓋其地勢險
僻、可以自保於一隅、貨賄殷富、可以無求於中土、故
五涼相繼、夷夏不同、而經制文物、俱能放效中華、與
五胡角立、中州人士之避難流徙者、多往依之、蓋其
風土可樂如此、唐天寶以後、河西隴右、没於吐蕃、大
中雖復河湟、而名存實亡、流傳五代、以及于宋、而河
隴為西夏所據、元昊倔強構逆、兵勢甚銳、竭天下之
力、不能少挫其鋒、然至絕其歲賜互市、則不免衣皮

食略幾不能爲國是以亟亟屈服蓋河西之地自唐中葉以後一淪異域頓化爲荒莽沙漠之區無復昔之殷富繁華矣唐自安史之亂西北土地皆不能如舊然北方如盧龍滄景雖世爲强藩所據自據其兵賦而奉正朔請旌節猶唐之臣也風聲氣習文物禮樂猶承平之舊也獨西陲淪於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數百年中華衣冠之地復變爲左衽不能自拔雖驍悍如元昊所有土地過於五京五京止有河西五郡無靈夏然不過與諸蕃部落雜處於旱海不毛之地兵革之犀利財貨之殷富俱不能如曩時是以北事遼南事

宋僅足以自存然則凉州之地自夷變爲夏始於漢而殷富者數百年自夏復變爲夷始于唐而脩荒者復數百年謂唐之土地西過於漢者非要終之論也

荊揚統論

三國之季吳主孫皓自建鄴遡流移都武昌而土地埆墽民間苦之當時謠曰寧飲建鄴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鄴死不止武昌居誠以地薄而民窮也據禹貢荊州厥土塗泥厥田下中而武昌乃荊州之壤即宋朝之鄂州是鄂州之墽振古則然矣然而李唐長慶中崔郾爲觀察治陝以寛繼治鄂史以嚴或問其

故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鄂土沃而民剽非用威莫治也夫陝郡古雍州之界厥土黃壤厥田上上而鄂土比之猶且爲沃則土腴可知矣彼唐堯以東至於三國之季二千五百餘年矣鄂土之瘠自若也孫皓而下至於崔鄖之時纔五百五十年矣而土壤腴瘠若此其不侔何哉蓋三代以前東南荒涼爲甚春秋而下又爲吳楚之境兩漢之際未經緝理自吳主孫權以來始倚武昌爲重更三國東晉南晉南朝之時常爲重鎮按禹貢揚州厥田下下是東南之地天下最瘠者也而隋志乃稱江浙之間川澤衍

沃有瀕海之饒、與古相反、嘗觀漢武帝時趙過能爲代田、比他畝倍收、固非土地有腴瘠、而人力有勤怠也、特謀畫有工拙耳、

統論江淮襄陽巴蜀

自京口而至秣陵控帶荊揚引輔江湖咫尺淮甸應接梁宋人皆知其爲長江之險也、自武昌而至於江陵東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襄北控關洛人皆知其爲荊湖之險也、自涪陵而極於成都土地險塞沃野千里控瀘扼瀘聯接關隴人皆知其爲巴蜀之險也、然知有長江之勢而不知所以爲守淮之計、則非

知江之險者也徒知有荆湖之勢而不知所以爲襄漢之計則非知荆湖之險者也徒知有巴蜀之勢而不知所以爲漢中之備則非知巴蜀之險者也蓋長淮所以爲江浙之藩籬襄漢所以爲荆湖之唇齒漢中又所以爲巴蜀之門戶陳宣帝失淮甸之地而致隋人之禍南唐罷把淺之師而啓周師之釁蓋棄淮而守江則江左亦難以自立矣吳人不得襄陽杜預得以成江陵之捷符秦會師淮北而朱泚必欲以巖城中之守蓋棄襄陽而守荆湖則荆湖必不能以自固矣曹操既破漢中故蜀人皆無自固之志姜維退

保漢樂二城。故鍾會如履無人之墟。蓋棄漢中。則巴蜀必不能自存矣。惟守江以爲門戶。備淮以爲藩籬。則長江之險可得而保也。以荊湖爲重鎭。以襄陽爲脣齒。則荊河之險可得而固也。以巴蜀爲要害。以漢中爲門戶。則巴蜀之險可得而有也。晉人能守合肥壽陽以爲重地。故劉石終不能踰淮以圖晉。陶侃使元宜以鎭襄陽。故趙人不能越漢沔以取荊蜀。以魏延鎭漢中。故魏人不能踰南鄭以謀蜀。合歷代之得失而並觀之。則荊襄江淮蜀漢之相爲用。其效可觀矣、昔祖逖自淮陰進兵以復河南。劉彥之自漢入泗

以平司兗則在淮之形勢爲可用也元溫自江陵以趨伯上柳元景自襄陽以克潼關則在荆襄之形勢爲可用也漢高祖自南鄭以定三秦諸葛孔明自漢中以鎮關隴則漢中之形勢爲可用也爲今之計自淮泗以擣青徐自壽春以取汝頴取財於蜀合軍于陝以遏河隴出師襄陽因糧唐鄧以趨京洛則天下之大勢一矣

論江淮

江淮之險天地所以限南北也而長淮之地又天地所以澈長江也昔立國於南則守江以爲家戶備淮

以爲藩籬是故輕重之權不在江而在淮知有江而不知有淮是未知有重險者也夫江東西東極于海上流江陵歸陜則襄陽隨郢爲之藩蔽中流武昌九江則舒蘄光黃爲之藩蔽下流建康京口則真陽楚泗廬壽爲之藩蔽昔三國時吳不得淮南至晉太康兵出廣陵壽春而吳亾東晉經劉石符姚之亂長淮以南一彼一此而合淝壽陽淮陰常爲晉氏鎮守至陳宣帝始盡大淮南之地其後賀若弼等自陽廬淺采石京口而陳亡南唐罷把淺之師壽春失守而江北之地遂入于周此淮南之得失繫江左之安危也

今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熟得以襟帶、江西之鎭、莫重於潯陽、而舒蘄者潯陽之表也。湖北之鎭。莫重於武昌、而齊安者。實武昌之表也。愚觀三國六朝之間爭戰攻守嘗從事於此矣恨其未知所以用之也吳氏自孫策駐足江東、而於淮之地、則又有廬江之守、故魏氏雖竊取中土、而不能以得吳、世率以爲守淮之利、足以蔽長江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圖取江東。此吳氏之失也。劉宋自劉裕立國於建鄴、而於淮之地則有盱眙之蔽、故元魏雖有

虎視之意、而終不能窺宋世、率以爲守淮之地、足以蔽長江而不知用淮之利、以爭中原、此劉宋之失也、蕭良自武帝、立國於江左、雖與元魏交爭於兩淮之間、互有勝負、而鍾離之宋、元英退縮斂衽而不敢爭、世之議者又以爲淮右之勢、誠足以禦敵人之衝也、而不知用淮以爲恢拓之計、則其失殆與孫吳劉氏等耳。愚考之孫權距孫策之遺緒、而無爭衡攻取之木、觀孫策臨歿囑付之語、止以自保之能許之、而魯肅帷幄之謀、亦止於保守江東之計、故廬江之地、呂蒙雖守之、而合淝之後、一爲張遼所敗、遂終身不敢

以窺魏此長淮之地在吳而吳不能用也宋文帝紹劉裕之遺業雖有爭戰之意而無規恢之大志觀王元謨之徒率師進取以經畧中原而止欲圖河洛之地劉興祖徑取河北之策則置而不論故臧質盱眙之守僅免敗缺竟未足多而元嘉之政從是不振卒不能挫元魏虎狼之勢此長淮之地雖在劉宋而劉宋不能用也蕭梁自武帝創有基業初年英武似亦可嘉然自其既有天下之後志氣凋落不能用險以挫北虜之鋒元澄之圍鍾離雖以失利而自退元英之圍鍾離雖以韋獻之救而自解不過僅僅自守耳

此長淮之地、在梁而梁不能用也。宋邊之東有淮陰盱眙、西有鍾離蘄春、西北自襄陽抵樊城、自丹陽而抵廣陵、自廣陵而抵淮陰、自淮陰而抵盱眙此全淮之右臂也自采石而抵曆陽、自曆陽而抵鍾離、自鍾離而抵蘄春此全淮之左臂也自武昌齊安而達信陽、自江陵而至襄陽、此漢沔之關梁也故淮陰盱眙之城固。則自淮而東可以無患。鍾離之城固。則自淮而西可以獲全至於信陽樊城之壘全。則漢沔以南無敵虞矣、雖然豈特自固而已哉、王義之與商浩書曰、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守長江、義之勸浩因

長江以保大業此言是也至謂捨淮而守江豈不謬哉。

論荆襄

江水源於岷山下夔峽而抵荆楚則江陵爲之都會故諸葛亮謂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也嶓塚導漾東流爲漢漢沔之上則襄陽爲之都會故庾翼謂襄陽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方城險峻土沃田良水路通流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故也沅湘衆水合洞庭之波而輸之江則武昌爲

都、會故吳常都於此而東晉宋齊梁陳之際號稱盛府者此也豫章西江與鄱陽之浸浩瀚吞納而匯於湓口則九江爲之都會晉人謂潯陽北撫郡蠻西連荆郢亦藩屏之要地以此守江陵、則可以開蜀道、守襄陽、則可以控川陝、守武昌九江、則可以蔽全吳、夫蜀漢吳楚併而爲一、則東海之守亦固矣

兩廣統論

切觀宋朝開寶中、太祖命錢文敏知瀘州、召見講武殿、謂文敏曰、瀘州昆近蠻獠、尤宜撫綏、聞知州郭思齊、監軍郭重遷掊斂、恃其遐遠、謂朝廷不知、爾至爲

朕鞠之苟一毫剝民朕不以遠救夫瀘州去京師四千一百里可謂遠矣而官吏貪墨宋祖盡知之雖僻遠小郡凡差守臣必親自處分其謹愼如此則邊民安得不理蠻獠自何而叛

兩都形勝總論

漢祖策都關中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南北二軍其權足以雄天下唐亦都關中亦所以執天下之樞也內外諸府其兵足以威天下然九錫之雄既熾而西京之所以衰方鎮之兵漸彊而朝廷之所以斃至於晚年禾路司巇揣鍵內鈢外乘而太阿之柄已倒持而

授人之手矣其誰不逞哉宋太祖之都汴所以因五代之舊也西夏之役方殷而國勢浸弱仁宗之議修洛陽所以爲徙關中之漸也仲淹之說不行而勢益弗競於是再和再遷再遷再失而崖山之溺已萌勝無及矣其將誰咎哉何也蓋漢之力雖足以自競而七制之仁未徧也況七制之外如桓靈者乎唐之兵雖足以耀武而二宗之德益衰也況自三宗之外如武宣者乎宋則險力俱弊仁亦無足稱矣漢之邊在北去咸陽千餘里唐之邊在西亦去長安幾千里今京師北抵居庸東北抵古北口西南抵紫荊關近者

百餘里、遠者不過數百里、疾馳之騎、約日可至、所謂居庸則吾之背也、紫荊則吾之吭也、據關中將以搤天下之吭、人拊其背、都幽燕者、切近于北狄、又將恐其搤我之吭而拊我之背也、至於唐之漕因于河、宋之漕因于汴、　國初海運十萬餘石以給邊、永樂引汶泗諸水以益濟、引黃河自魚臺以益御漳、然後漕舟自江達于浦、自河達于京師、今觀漕河以一衣帶之水、擲土可塞、萬一無賴荷鍤、决而迎鑾瓜州之垻、則江不達于淮矣、塞魚臺汶泗之水、則河不達于京師矣、唐之軍士、枕巾而呼、而元之貴人、抱珍而枵腹

者、可鑒也、

南北兩都形勝

南京山水、起祖發源於岷、其遠亦萬里、東行至仙霞關、嫡宗出此分龍出脉、東北行至常鎮、遂逆江而西行、二百餘里聳鍾山作囘龍顧祖穴、大江逆遶其背、淮揚廬鳳纏托于江北、又北則遶以黃河、黃河之北又纏托以山東之山、若非大幹龍、安能正盡逆二百里苟非逆入之深、何以受此四重萬里山水之遶抱於背後乎、是皆合天下爲一堂局、亦大聚大成之龍也、

燕京論

自秦漢備邊。所急在西北。上谷北平爲綏。我 朝所急在東北。甘肅寧夏爲綏。秦漢急西北。故秦塞起臨洮。漢武置朔方。綏東北也。 神京以遼東爲左臂。宣大爲右臂。古北口永寧居肩腦後。遼東限以山海宣大隔之居庸。惟大寧淪失而天壽與異域爲鄰。宣府以遼東隔絕。腦後之防益甚疎矣。其他如遂城西北之牟山保州西之栢山保安之八角口定州之北嶺與夫石舅銀坊冶山等處皆臨制中原之道。此外自安順東至任丘二十里川塹溝瀆帚泉縱橫地類

天牢又東北至雄州三十里又東至霸州七十里又東抵海口營田圩斷集水淤寗地類天潢又自順安至肅約五十里葦荺叢茂地類天羅凡此皆兵家所忌過滂更盛建康徐淮除德之間似當練兵備將河備緩急遣發無徒籍手于北可也